

〈歷史學者之死〉

第七日了。

我即將結蛹、蛻變，進入下一個生命週期。我為此感到興奮不已，迫不及待地想體驗未來將擁有的一切新的感官。或許到了那一天，我的思維也將不同於此刻，而更近於我的主人。事至今日，我和主人同樣感到興奮。可是，我得以言說自己興奮的理由，而他已不能。我是在事發之後頭一個來到此地寄宿的，因而未能有誰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。所幸通過主人的血肉，我已得到他的遺傳：我懂得推論事情的原委，並賦以一種合乎情理的解釋——至少讓一部分人感到滿意。

民間習俗認為（基於主人所終身恪守的學術規範，我必須謹慎遣詞），魂魄會在人死後的第七日回來。然而，我並未殷切盼望著主人的到來，以免他推翻我苦思而得的、近乎完美的論證。我相信他一定能體會這種恐懼。他了解我，一如了解他自己。他養育我的生命、教導我思考，我為此尊奉他為我的主人。

他的臉色已由蠟黃漸漸轉黑，在夏天濕溽的空氣裡，肌膚融出些許油脂，沾黏著額部的鬚鬚。或許，主人貼伏在桌面上的半側面孔已膠著不堪。餘下的、仰著天花板的半張臉雖有我的族類駐蹕，仍足供我辨析他的神情。他的雙眼緊閉，眉宇間留下深深的皺紋。那是一張劇烈收縮後鬆弛的臉。在我到來之前，他大概經歷過一段短暫的苦難時光。他眉心的皺褶是因著過度緊張的肌肉未及放鬆，又或者是長年的鬱悶與思考所致？由於缺乏專業的醫學知識，我選擇並存這兩種說法，留待方家檢證。我以為這是一種相當科學的做法。

畢竟是第七日了。房間裡已經瀰漫著腐壞的腥臭味。過往七日皆如同此刻一般寧靜，空氣鮮能流通，肉體敗壞的氣味因而顯得更加沉滯，卻同時保持著腥羶的本質，直搔人腦根。當然，這是以主人同他的族類的眼光設想。對我來說，此間的氣味不僅極具層次感，且富含生命的暗示。我本緣此而來，自然首先感受到血肉的氣息間流露的生機。其次，我感覺到此地有其他的蟲蟻活動，他們不同於我的族類。主人的房間盈滿書冊，我隱約偵測到有蠹魚活動。書本中頁面的破孔也證明了他們的存在。各種不同來源的書籍也造就了不同的氣味。大陸書的紙質較劣，聞起來往往比較具有刺激性。香港書的用紙較為厚實，且有其獨特的氣味，像方便麵泡開以前的氣息。那或許就是防腐劑的味道吧。因此，我最厭惡港書，那種氣味彷彿有意杜絕我的生存，昂貴而帶有惡意。廉價原文書的氣味則與報紙沒有兩樣，只是濃重的油墨味。他的生活為各式氾濫的印刷品所埋沒，或許他的嗅覺早已變得魯鈍。

其實，我對於氣味的感知遠比我所能表達的更加豐富。在我的族類所習用的語言中，有更多專門的辭彙指涉各種嗅覺上的感官。過去七日，我已竭盡最大的努力，試圖理解主人的族類如何思考與表達。但我所懂得的仍相當有限，遠遠不能同我的主人相比。畢竟那是他致力終身的課題。然而，我的血肉裡有他的血肉，我時常模擬著我的主人，試著像他一般思考，甚至以為自己是他的化身。

我的主人還不是太老，但已過了學者的壯年。除了漸趨腐壞的皮相，還有許

多論據可以支持我的看法。就在幾天之前，他開始修訂早年的著作，準備重新付梓出版。他為此放下了手邊的工作，重新調整書櫃的安排。面向窗戶的一架書櫃，處在書桌的右廂。他慣用左手寫字，此處放著那些他必須時時查閱的書籍。他得以右手取書，左手亦不必將筆放下，以免打斷連續、延綿的思緒。

爲了應付連年的研究計畫，他必須熟諳各種最新的研究，好填滿研究回顧中的各項注腳，證明自己的新企劃是具有那麼一點兒學術價值的，從而在日益嚴謹的審查制度中脫穎而出。但是，他卻不能詳記各種說法的出處。他時常爲此感到焦慮，擔心自己的記憶力是否衰退得過於嚴重。即便是那些曾多次引用的經典研究，他也未能記清它們所在的章節，遑論繁瑣的出版項。因此，這架書櫃上放滿了各類相關的二手研究。這是間午後西曬的書房，面向窗戶的這架書櫃首當其衝。在陽光長期的照射下，書背都褪去了應有的色澤，與書本的封面、封底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學術必須推陳出新，永遠有新的說法問世。他的這架書櫃，也不時補上最新的作品。然而，在陽光的考驗下，往往未及兩年，新書亦與舊書無異。彷彿在這架書櫃裡，時間總以加倍的速率流動。太陽底下果然沒有新鮮事。

除此之外，各個專門的史學雜誌也總準時寄來當期的刊物，提醒他這條不變的學術律則。學術期刊更新甚速，且品類尤繁，實無可能將它們一一放上這架書櫃。他只得將它們成疊地堆放在屋內其他不重要的角落，逐年清理。但對於最新到的刊物，他通常會將它放在案前三五日，以示對於刊物主編——往往是他的某個老朋友或曾向他請的益年輕後進——最基本的尊重。此刻，桌面上仍然放著一冊最新到的期刊，墊在茶水杯底下。滴落的飲料浸潤了封面，暈散爲一塊淡黃的污漬。

在研究、寫作之際，他總有一些機會面對著這架書櫃沉思，如同現在我正面對著它，反覆揣想著主人同這只書櫃的一切交往。儘管他時常感到厭煩，看著琳瑯滿目的書名與那些褪色的名字，仍不免感到一絲敬意。又或者是一絲同情。其中每一部書的誕生皆何其不易。或許，他也會想起他的同事、朋友，想起他曾指導的研究生，如何在書房裡、圖書館裡來回踱步，構思一個研究的輪廓。當然，他也想起了自己。當他還是個研究生，他最喜歡在書店裡面思考，在擺滿各類書籍的櫃架間穿梭，好似靈感都藏匿在陌生的書冊裡。

而今，他早已鮮少親自到書店裡選購書籍。書商往往會預先寄來書訊，供專業的研究人員揀選。他只消看過臚列的書目，在可能相關的作品前作個記號，幾天後助理便會將書呈交給他。購書已經成爲一項例行的工作，而不再像年輕時那樣饒富趣味了。在收到新書後，他有時甚至感到沮喪。新的研究總得批評舊的，他害怕看見別人以那種恭敬而質疑的文句評價著自己過往的著作。那種文字讀來特別令人難受，作者總是振振有辭，又彷彿事不關己。

我的主人終不免設想一個問題：自己的作品是否也不過是書訊中一個條目，等待著他人勾選？其他學者是否也在書架上擺著自己的作品，甚而視之爲生活中的負擔呢？面對自己的著作，他總覺得有種難言的尷尬。爲了迴避這種情緒，他選擇將自己的書放在最難翻找的、底層書架的後排。

這些年來，送到他這裡來審查的稿件已日漸減少。這或許也意味著他的衰老。他所開啓的研究路向業已過時，不再有人關注那些他所提出的課題。關於自己成爲一個過氣的學者，他自然不宜發表任何意見。他也懂得恪守人情世故的準則，確實未曾多說些什麼。每到教課的日子，他依然從容地走進教室，在課程結束後同樣從容地離開。從前，他的課堂總是異常熱絡。課間、課後往往有研究生抱著論文初稿來徵求他的意見。他總不得在課後立即離開教室，而得多花上好些時間爲年輕後進解惑。有些時候，他也感受到來訪的研究生其實沒什麼問題真正想找他討論，不過是想來湊湊熱鬧，同他這位知名學者攀談兩句。起初，他心中雖然有些不悅，但仍然虛與委蛇地應對著。到了後來，他卻有些自溺於這種虛榮之中，而不經意地發表許多看法，延長那些毫無意義的討論。畢竟扯淡兩句也不誤事。儘管這些時光已經過去，那些無關緊要的言談竟也伴隨他走過了大半的教學生涯。

所幸仍有少數幾個學生與他真心相待，逢年過節總不忘捎來問候。這對於始終未婚，自然膝下無子的我的主人而言，亦可謂是莫大的安慰。在這少數幾人中，其中與他最爲親近的一個學生雖然每年都來拜訪，卻早已不再與他論學，只同他閒話家常，聊些生活中的瑣事。如今他追憶起來，倒也無法確知他們間的這種相處模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了。他並不爲此感到太過失落。事實上，對於主人這樣一個枯索的靈魂而言，擠出任何對於學術的、真誠的新見解都已十分困難。從他晚近的筆記簿中，我可以輕易得出此一推論。在筆記簿中，他工整地抄寫著各種研究論點的出處，偶有幾條一手史料，以同樣工整的筆跡抄錄。反觀他年輕時候的筆記簿，字體紊亂，常常有連頁成篇新想法，幼稚而充滿疏漏，卻又想像力十足。此外，主人的這一位學生已在大學裡覓得教職，漸漸在這個圈子裡站穩腳跟。他也曾寄來自己最新出版的著作，主人一直將它放在案前，未曾移入書桌右廂的那架書櫃。

當然，過氣的學者並不輕易從學界消失。晚近的研究論著仍不免提及他的作品，但大抵將之視爲過時的典範。每想到這裡，他便不願面對自己早年的著作。那些作品造就了他逝去的光采，亦映照了今日的落寞。事實上，他對於書櫃的安排除了關乎現實的考量，同時反映了某種心境。不過，這些情況終於在近日有了變化。主人從書桌右廂這架書櫃中移出了部分書籍，並填入好些史料原典。這些史料典籍已跟隨主人多年，但未經西曬之苦，書背的色澤雖稱不上鮮亮，倒也飽滿。於是，這只書架看上去一片紛呈，或濃或淡。不同高矮的書冊錯落地排放著，雖不若原先的安排有序，卻顯得更有活力，而不再只是一架僅供查閱的資料庫。現在，這架書櫃又讓他想起自己的研究生時代。

當時他還年輕，對各個領域的知識都充滿好奇，並熱衷於購買各類書籍。伴隨著知識版圖的擴展，書籍的類目不斷增加，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好些新書教他不知當如何分類。又由於學生宿舍的空間相當有限，他只得將所有書籍統統放在那僅有的三兩個書架上，各類書目也未能得到妥善的分類。一方面，這固然是空間不足所致。另一方面，當時他也不明白什麼才是合適的分類。他往往依循著知識

擴張的路線安放圖書。例如他是讀了牟宗三才曉得康德，便將康德、牟宗三、錢賓四、王陽明與朱子的書統統放在一個架上。黑格爾和馬克思則放在歷史哲學那個分類，同另一些史學史的書放在一塊兒了。圖書分類本無對錯可言，但他現在絕不會如此安排了。

打從他搬進這間書房開始，他就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學者了。他對於世界上的知識已有一番既定的看法。房裡的諸多書櫃就像是它的知識樹，彼此間有著清晰的脈絡。各類圖書皆有其專屬的空間，也少有書籍必須令他新闢品類。此二十年間固然也增加了不少新書，但都按照他早先的規劃逐一就位。如此一來，書籍增加的數量就顯得沒那麼巨大了，好比他已有能力調節一切新知，予以恰如其分的理解。然而，近日的變革卻打破了這種長年不變的格局。這只書架的安排又變得混亂，像極了他年輕時候的書櫃。

主人生前最後的這番變化令我感到相當有趣。在最後的這一段日子裡，主人總是夜讀書寢。深夜裡，檯燈的光亮吸引了蚊蠅麇集，至今我依然可以感受到牠們殘留的氣味。然而，主人似乎並未受到太多干擾，我亦未能察覺任何蛛絲馬跡，以證明主人曾竭盡剿滅之能事。或許，他一心專注於思索如何調整研究的架構，而無心理會外在環境的變化。這也像極了他研究生時代的自己。

他永遠記得在波士頓的那一夜。當晚波士頓正下著大雪，隔著窗戶，他聽不見窗外的一切聲響，但濕冷的空氣已滲入門牆，包裹著他的身軀。雙層的棉褲亦不管用，他只得蜷曲著冰凍的四肢，就著檯燈整理白天在圖書館裡，從微卷中抄摘出來的文獻。老式燈泡散發的熱量使他感受到些微暖意，光線的色澤亦如同微卷機所發出的光亮。職此之故，他已連著幾個晝夜都暴露在同樣的光線中。但圖書館中的氣溫要比這間簡陋而暖氣薄弱的學生宿舍舒適上太多。那是他在北美東岸留學時所遭逢的第一個冬天。

那一夜，他找到了最關鍵的史料。通過一篇自述性文字，再交叉比對幾封最重要的論學書簡，他終於完成關於一位明代學者的思想編年。那份史料教他讀得怵目驚心，彷彿書頁間的每個字都有溫度和聲響，接連從紙張中跳出來撞擊他的胸膛，在肌膚上留下熾熱的烙印。即便放下文本，他幾乎仍聽得見方才讀過的文句在耳際迴響，彷彿正在同他對話。他依據這份史料重新推估一位明代學者思想變化的歷程，再逐一覆核他所留下的所有思想文獻，竟無一不合！他深深震撼於自己的發現。好像他終於攤開了時間的皺褶，穿過重重迷障，在迷宮的最深處發現一個個完滿的觀念。它們一個挨著一個，通過最精巧的機關聯繫彼此。那是宇宙運行的根本原理，而非時間所能改變的。時間所能牽引的不過是觀察者的視角——真正的史學家應不拘此限。他甚至覺得自己不僅與那位明代思想家處在同一個時空裡，卻又能超越時空的侷限，站在一個制高的位置俯視著時間的流動與地景的遞移。他似乎又認為，他的發現本身將如同他所釐清的思想內涵一樣永垂不朽，從而完成某種思想上的永恆。那麼，這與此刻我對於主人的觀察和分析又有何不同呢？為什麼我不能感受到像主人那樣的亢奮呢？又或者，我已將之轉化為生命的動力，殷切企盼著結蛹、蛻變。

無論如何，主人當晚在心理上與生理上的異常反應都是千真萬確的。主人確實浸淫於一種巨大的喜悅之中。一時間，幾乎整個空間都溫熱了起來。他的胸口和過熱的老式燈泡彷彿就是全世界惟二的熱力來源，光亮、溫熱了古今歷史上所有的寒夜。因寒冷而僵硬的四肢幾乎要抽搐了起來，痙攣的力量直收攝向他的胸口。在經歷過短暫的亢奮後，他終於能靜下心來，提筆記述他的發現與詮釋。全身的肌肉從高度緊張的狀態中漸漸鬆弛，好像比任何時候都要輕鬆，而能得心應手地運用。那是此生中最令他震懾的一次閱讀經驗。多年來，他始終在等待這樣的夜晚再次到來。然而，自從他搬進這間書房以後，就從未有過這般感受。直到七日以前，他終於重溫了這種經歷。

那一夜，主人的思緒逡巡在幾條關鍵的史料間。在早年的著作中，他即曾引用這些史料，但根據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，似乎有必要重新詮釋這些史料的意涵。他相信，如果能夠賦予這些材料新的解釋，再稍加調整舊著的架構，那部年輕時所寫的作品就可以重新得到同行們的關注。他不願自己的著作就這麼被後繼而來的、無窮無盡的研究所埋沒，並成爲一個過時的研究者。他希望藉此重新喚醒人們的記憶，再次成爲眾人熱烈討論的對象。這麼做固然促成了所謂學術上的進步，卻也不盡然是他所著意追求的。

他伏在案前，試圖摒除那些紛亂的思慮，專心致志於眼前的工作。能夠再次這樣仔細地閱讀原典，於他而言亦可謂莫大的鼓舞。他終於能夠暫時放下那些堆疊如山的二手研究，重新體察文本作者所可能面臨的生命處境。然而，關於那些所不願面對的事實，他始終就未能離得太遠。他竭力思索著這幾條材料間的關係，彷彿他一生的整個事業都懸繫在這幾行文字間了。他反覆閱讀著相同的段落，方塊字的結構幾乎要在他腦海中變形，每個部首和偏旁都漸次解離爲獨立的個體，怎麼也沒法兒湊在一塊兒傳達特定的意義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反而覺得一切思緒得以重組，於是一幅新的風景漸漸誕生了它的雛形。主人對於這種新的可能感到興奮不已。他的體溫略略升高，呼吸急促了起來，但他並不緊張，甚而有些期待：早歲夜讀時所經歷的奇妙感受隱然又要到來。

確實，他抽搐了起來，而且這次的感受似乎比在波士頓的那個夜晚更爲強烈。他必須蜷縮著肢軀，緊鎖眉頭，以迎接舊夢的前奏。眼前的這一點苦楚遂顯得異常渺小，因爲這是通向新天地的必經之路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訴那位許久未曾與他論學的學生，他終於有了新的想法。他還要告訴他今晚事發的一切經過。思索至此，我不禁想起自己行將面臨的蛻變，或許，我馬上就要經歷主人所體驗過的一切感受。此刻，我與當時的主人同樣感到興奮。可惜主人未能捱過這過於壯闊的前奏，亦無可能詳敘興奮的理由。在主人停止抽搐之後，整個空間安靜異常，好似那一個個漂浮在時空中的、失去憑恃的觀念，孤寂地等待著來人發現。

可以確定的是，我的主人死於某種偶發疾病。對於歷史學者而言，這樣的死亡方式其實是相當合適的。正如同他平日所從事的那些研究，在提出要旨後戛然結束，而鮮有令人玩味的餘韻。根據我過去七日淺短的認識與觀察，歷史學家從

未能好好地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，往往只攫取自認為緊要的段落加以詮釋。這卻是後世認識過去時間的最主要憑藉。相當諷刺地，主人的死亡終究也成爲一個平凡的歷史事件，留待後人以自己的觀點理解、詮釋。

第七日了，主人未能踐履民間習俗的預言。但系上的同事們卻發現了他。就在今日，他們終於破門而入，發現了主人以及我的族類。有些人掩著鼻息搖頭嘆氣，有些人驚呼著跑出室外，始終不願再走進屋內。有賴於過人的感官能力，我幾乎可以感覺到他們額角汗珠的溫度——低於他們的體溫而略高於室溫。當情緒漸趨平息並恢復理智以後，眾人開始討論眼前的這幅景致。主人的同事們對於他的亡故竟有著全然不同的解讀。一個掛著玳瑁眼鏡的禿頭男子首先說話了。

「該不會是自殺吧？桌邊還擺著藥罐子呢！敢情史老就這樣想不開……」

這是我頭一次得知主人的姓氏。我從未揣想過主人的名字，我以爲對於歷史學家而言，自己的名字是特別教人難以爲情，因而未曾設想這種尷尬的問題。禿頭男子的語音猶未落下，一個穿著牛仔褲的年輕高瘦男子恭敬地說道：「先…先看看那是什麼藥吧！」看他的衣著與年紀，像是系辦公室的助教或新進職員。

「不，不。他上個月才答應過我，要和我一起籌備下學期的系所評鑑呢！史老師是從不食言一個人吶！」一個戴著無框眼鏡，眯著眼睛的男子說道。他西裝褲上的燙線，鋒利得像一把裁紙刀。年輕的助理在琢磨過藥罐子後終於發話了，他輕輕地說：「是心臟病的藥。」他的發言像沒有人聽見似的，各種哀嘆主人命運的聲音此起彼落地擾動著這處已沉靜七日的房間。一個拔尖的女聲哀呼了起來：「都怪史老師沒結婚啊，沒依沒靠的。」那位女老師同樣無有婚配，她的一句話彷彿引領了整個風潮，人們紛紛回顧起主人的身世。

我冷漠地旁觀著他們如何分析主人的死亡，同時驚異地發現，原來他們的職業竟無異於分析一具屍體。他們想當然耳地、甚至津津有味地推想著主人死亡的原因與歷程。他們寧願相信簡短的宣言，而不審慎考慮那些不言自明的線索。作爲事發後頭一個參與者——追溯式地見證了整個事件，我認爲他們無一能準確地論斷主人的死亡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的視線開始變得模糊，各種感官也都變得遲鈍。我不再能辨別空氣中的各種氣味，甚至不再能思考。終於，我將開始自己的蛻變。或許等待我重生時候，我將以另一種思維理解我的主人。屆時，我會更近於我的主人，抑或他其他的族類呢？

他們同情他。在主人過世以後，他們又寫了好些文章，追悼主人在過往三十餘年間於這個系的種種交涉。他們懷念著如何在教學大樓的轉角最後一次與他相遇，如何在研討會上最後一次聽他公開發言，乃至設想未來又將如何進行第一次他無法列席的系務會議。然而，主人最親近的那位學生卻沒有加入這個行列。比起主人的這些同事，他知道更多關於主人的軼事足供分享、追憶，但他卻沒有這樣做。約莫半年以後，他在一份不太受人矚目的史學期刊上刊出了一篇文章，回顧主人此生的學術成果。這篇文章含蓄地統整了學界對於主人的各種批評，同時也指出主人的研究取徑在未來的可能發展。據說他在主人逝世以後，曾自願協助整理主人的遺物，卻沒帶走任何一件留作紀念，惟有主人生前的最後一批手稿。